



二知軒文鈔卷十三

讀鬻子

熊為諸子冠所言皆五帝三王之道而特揭有國者之治志治
 謀歸本於道和信仁以為帝王之器大哉言乎宜文王弗以為
 老而師之也一日撰吏再曰撰吏其任官惟賢才之說耶一日
 周政再曰傳政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耶至謂民免四死
 而得四生而能以理數屬之道教嗚呼其論可謂醇且正已獨
 卿相君侯之本一語未免重輕失當爾

讀子牙子

定遠方濬頤子箴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嗚呼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祇知天王聖明雖在拘囚恪守臣節若之何有立歛之意而太公遂出此二語應之篇終且曰允哉受命吾以為此斷非太公之書也其他大禮守土論將諸篇非不深切著明可為萬世法戒然發端之言恐三代以上人決不若是之孟浪而率易也矧曰對文王言之嗚呼直不成為尚父已吾儒讀書須放開眼孔烏可以偽亂真也哉

讀闕尹子

九篇皆論道之文而其最精者為一字為二柱為三極為五鑑為八籌一字篇曰言之如吹影思之如縷塵而極之於聖人不

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中間設譬萬端無非言道也二柱篇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終篇說寓字大奇而其初則說吉凶說五行說人之夢說形說氣而以渾人我同天地斷之可謂虛空粉碎矣三極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大有子絕四氣象而立謙虛易權之目辨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之方而謂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固至當不易之論也至五鑑篇忽說鬼則近怪矣曰心不可一心不可虛心不可靜則悖道矣然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

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而叛為情波心流性水之喻其言理何嘗不精鑿耶八籌篇曰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醜物汗出固亦雋語乃臚舉嬰兒慈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名論道而入於異端宗聖而雜以方術是則吾所弗取也

讀子華子

賢哉程本能辨神鼎之誣能道瑞應之誕以精誠為為政之準以植黨為治象之累孔子遇諸郊而歎為天下賢士誠賢士哉惜乎其名稱籍甚而不苟容於諸侯也觀其卻苓塞之名遭燭過之讒教北宮之自事其心許晏嬰之能辭其賞刮迹以去扁

守自甘弗萌於中奚費於外因舉五臣不為武王係韉以為之證而曰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為然後可責之以有為人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也能有所不為嗚呼若本者庶乎近於道矣

讀老子

世人皆侈言文筆吾謂千古文筆之妙無有過於李伯陽者道德五千言簡之又簡鍊之又鍊他人千百語所不能了者彼以一二語了之若銘若頌若贊若倡開後學無限法門襲其辭不師其意可以醫文家繁冗挖沓沈悶滯晦之病真所謂特健藥也至論德篇謂上德不德禮為亂首則尤為背道之言異端之

倡明眼人皆能辨之存而不論可也近世有以子名家者專事排比鋪張自謂獨樹一幟令人閱之不能終卷是真覆瓿物耳安得伯陽投之丹鼎中一為伐毛洗髓也噫

讀莊子

老之後有莊、固宗老者也然而老之言短莊之言則長老之言質莊之言則華老之言名貴莊之言則奇譎老之言皆正言莊之言則皆寓言老之言就人論人莊之言則以物譬人蓋其大旨宗老而文則不相沿襲也吾蒙之人三千年生一子休而罕有能繼之者豈惟蒙之人罕繼之舉天下亦無有能繼之者已莊不學老故得成其為莊後人不學莊乃可近似乎莊方子

謂文無派讀莊子而益信其無派也

讀列子

冲虛真經較南華更為恠誕而文則汪洋恣肆層出不窮楊南峰曰舉業家不可不讀不可不熟惜乎舉業家無有讀之無有熟之者也然而讀之熟之亦不能則之倣之也何也此特一家言耳然其憑空結撰離奇恠恍之說後人皆爰為故實而可充儉腹則又類書之祖也其曰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西門子厚於命薄於德皆天也非人也北宮聞其言遂覺禰禍有狐貉之温莪菽有稻粱之味蓬室若廣廈之蔭葦輅若文軒之飾以言悟人何其至捷歟若夫墨尿單至嘽咍慙慙之四人為智之深

巧倭愚直婢斫便辟之四人為巧之徼繆怗情露譴極凌諱之
四人為才之得眠姪誣諉勇敢怯疑之四人為行無戾多偶自
專乘權隻立之四人為時之適摹繪眾態維妙維肖剗立名字
呼之欲出雖照鏡然屏亦無此軒豁呈露也可謂奇已

楊朱篇另是一種筆墨與前絕不相類其最謬者曰堯舜偽以
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曰管夷吾養生之道恣耳之所
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
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晏平仲送死之道則焚沈痃露棄溝壑納
石槨皆無不可而子居之不甯拔一毛則猶其小焉者也吾不
知子居何以不自為一書而附於冲虛之後夫薰蕕亦烏可以

同器哉

讀墨子

親士修身二篇尚合聖賢之道其言兼愛與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之旨不相背也後之師墨者變本加厲遂入於禪耳至
若小取之論馬牛貴義之說予衣冠予天下游戲嘲詼故作複
語隱語險語詛語以驚世駭俗而其中固枵然無物也讀者乃
賞為奇超何奇乎何超乎此等文字廁於莊列之後使人開卷
昏、欲睡其殆耆痴者別有一癖也耶

讀管子

夷吾終是伯才未聞大道法家祖之評者謂其多於政而薄於

道密於權而濶於仁亮哉斯言顧文則奇古生峭拗折雄駿益人神智不少而疵類處則宜辨之其論七法曰能治其法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夫治國之道豈專在彊兵哉霸形一篇極力夸張必是戰國人所作六七十問兵事居其大半自謂伯王之術伯則有之王則未也參患篇曰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前言國有四維幾忘其自相矛盾已若小稱紀身後之事更屬偽託無疑讀至內業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誕矣不直一噓而升菴鳳洲賞之以為寫精氣入微以為說理無理障談元入元闕講道恣道妙真吾所不解也全書皆言政事乃忽闌入此篇豈管子而若是雜亂無紀也耶獨

地員篇質實典重可以上繼禹貢職方下開史遷貨殖然發端則曰管仲之匡天下其非夷吾所手撰也明甚吾輩讀書不可為古人所欺願質之天下後世當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讀亢倉子

庚桑楚師老聃能化羽山之俗羣以為聖其言清心養性鍊氣凝神揆諸儒理蓋得半之道而陳大夫以為能耳視目聽而亦聖之觀其對魯公之言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楚乃自聖若此何視道太易耶至其論君道主於取人論賢道主於不為之為不用之用論農道以穀為人之天而主於農戰亦皆平正通達無悖理害道之言宜乎景王之

一知軒車
拜居首列稱觴為壽也

讀晏子

管晏並稱吾謂管不如晏晏子之言諫者六篇譎多正少大都以婉語微言開君之悟故每諫必從遂得受相而把政也歷觀千古諫臣無有能出其右者豈特夷吾不若哉嬰不忍為管之一惡夫嬰固不止一美也左右之社鼠與用事之猛狗雖多其如晏子何觀其尊負芻為上客薦擁蓋為大夫不奪占夢之功能救太卜之死使吳使楚不辱君命邛殿市租辭之再三至於返宅卻婚心地光明操持堅定實令人動高山仰止之思太史公願為執鞭予小子亦所忻慕焉而文詞粹美駕諸子而上之

尤使予百讀不厭也

讀鄧析子

天於人君於民父於子兄於弟無不厚者而茲則曰無厚無厚者其變也非其常也天性刻薄之人發為謬論刑名家遂祖之且曰不以耳聽不以目視不以心計不以知慮故作愴怛支離之說又曰聖人以死大盜不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盜跖所不可解乃聖人之罪悖理害道莫此為甚適足以自殺其身而已所不可解者祖龍一炬獨遺之俾存於世間啟申韓之學而後之賞其文字者乃稱之為子嗚呼海畔逐臭之夫何若是之多耶展卷觀之曾中作惡三日不能不大聲急呼為天下告

也

讀鬼谷子

人而以鬼谷名夫、也固自屏於人之外已掉之闔之捷之抵之箝之摩之工於取譬深刻透露第玩其辭可以醫文家平庸膚淺之病文筆固自不凡獨聖人守司門戶一語隱為後世朋黨作先路之導雖賢人君子亦不免入乎其中而罕能掉闔捷抵箝摩以全身免禍也噫立門戶者反受門戶之害自古及今迷而不悟者實繁有徒乃區、說士階之厲也評者顧曰一代之雄而擬諸金匱韜畧吁過矣

讀文子

計然為老聃之徒其論精神意氣得養生之道其論義禮貴和得處世之道其論應事行已得治心之道其論仁義而參以世權得知人全身之道其論御相而譏其受制得以佚代勞之道所言雖雜入於名法儒墨諸家而大旨則以清靜無為、主文亦脩飾簡潔脈絡分明淮南本之後儒多采書中之語可謂善學其師而能自成一家者已

讀公孫龍子

子石遊仲尼之門作平原之客其論堅白異同意主循名責實原不背於聖道特假物取譬離奇天矯翻瀾鼓舌純以辭勝而意為辭掩辯則善矣達則未也欲冀時君之悟徒貽警者之譏

所以言語一科不得與宰我子貢並列正謂其強辭奪理過於
鑿空毫無實際轉令聞者生厭耳然其用筆之妙固不可及鈍
根人宜三服之

讀商子

嗚呼廢井田而申墾令棄詩書而教農戰尚權數務變法而言
算地開塞以刻薄之姿行狙詐之道非堯舜薄湯武而謂古者
先德今者前刑疆秦以此亡秦亦以此論者曰惜乎以至妙之
文懷不仁之術投不令之朝吾以為文則妙矣其如不仁何即
論圖霸亦下管仲一等生於今朝專恃富疆豈足以成王業哉
獨其所言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而要之於使

民作本務農節取焉初無悖於聖人之旨也商君才力固自不
凡而為心術所誤舍學問以求經濟吾不知其可也

讀鷓冠子

學問篇最為明暢簡括宜乎昌黎賞其文而悲其不遇也至若
博選曰王鈇著希曰道與德館以鹿為知造意近迭曰人道先
兵而謂兵為禮義忠信環流曰積徃生歧積毒生藥天權曰通
焉合膊躬蜚垂軼陸溺、人謹司天英故為奇奧之語以驚世
駭俗而實則黃老之學雜以刑名未能入乎聖賢之域也觀其
首戴烏羽卻聘幽棲蓋石隱之流甘心行怪者奚足尚乎

讀司馬子

雖言兵法而以仁本篇冠首詳舉六政九法曰以戰止戰曰所以愛吾民曰所以兼愛其民蓋去古未遠猶有先王遺意與後世言兵者不同善乎其於武備之中不廢文事也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二語千古行軍要訣不外乎此豈可視為老生常談彼徒論進止步伐專務營繕鍛礪者竊恐外強中乾過剛反折耳人、正、辭、火、以此為戰、胡不利而因心而動復推原於治亂之道大司馬若穰苴者可謂能勝其任已

讀吳子

繼司馬而起者為子輿氏之徒亦正兵也儒服而以兵機見魏文信立為大將策西河全勝之師拓地千里其圖國則先和其

治軍則教之禮而勵之義謂五勝不如一勝謂五兵皆有服之道謂聚卒祇須三千人其料敵也謂六國之陳能壞之能取之能敗之能虜之能倦之而不卜而戰者有八不占而避者有六其治兵也謂必明四輕二重一信而戒其猶豫狐疑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其論將也謂必總文武兼剛柔嚴五慎決四機而威耳威目威心三者咸立於是乎可詐而誘於是乎可貨而賂於是乎可勞而困於是乎可離而間於是乎可震而走於是乎可邀而取於是乎可來而前於是乎可薄而擊於是乎可灌而沈於是乎可焚而滅於是乎可潛而襲而知彼知己讓智攻愚下令賤勇嘗以輕銳嗚呼兵法盡之已田文遜謝不如誠不如

哉

讀尹文子

尹氏為公孫子石弟子而文筆不同於師暢所欲言明辨而哲
開後世策論之風惟大旨在乎正名乃曰用法用術用權用勢
篇首既揭出仁義禮樂而其後則專宗老子之言拋却仁義禮
樂顯與正學相背是其謬處且一篇之中忽莊忽諧忽正忽俳
講說政事無端雜以游戲之語不諳文章體格適成其為一家
言而已而仲長統評之曰多所彌綸莊子吾以為漆園吏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尹氏烏能學步耶

讀孫武子

震川選十三篇之六其始計也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其謀攻也
曰知彼知己其兵勢也曰出奇無窮其虛實也曰避實擊虛因
敵制勝其軍爭也曰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其地形也曰通掛支
險隘遠走弛陷崩亂北而要之以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精辭粹
語批卻導窾較司馬子更為過之孫吳並稱吾謂孫之用奇更
優於吳之用正也一言以蔽之曰兵不厭詐而已宰相須用讀
書人即大將亦烏可以不讀書乎然則治軍之道韜畧為先而
器械其後焉者也明乎此乃足以安內攘外疆國本絕邊患

讀尉繚子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固以人和為重而天官時

日陰陽向背亦確有占驗可憑者錯之言泥已至曰兵必定制自是正論後世言兵者皆當法之攻權守權攻固難守尤不易詳於攻而畧於守不得謂之知兵也夫安有能守而不能攻者哉復因論兵而推及於治本崇儉右文則實為歸本還源之要義伯也近乎王矣乙其殺士卒之半等語不居然粹美足為兵家軌範耶

讀王虛子

靈均之文善創善變實為古今絕調後人不惟不敢學亦不能學此其所以獨至也震川意為去取祇選十二篇嘗鼎一臠窺豹一斑豈若讀全騷之為愉快耶天地間有數文字無格律之

可尋無聲調之可擬純是一片忠君愛國之忱從肺腑中千迴百轉而出比體興體居多三百篇後創此調變此調化整為散雜韻語於單行奇文妙文少雙寡二評者曰離騷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曲折又未嘗斷未嘗亂嗚呼靈均可謂文中之聖已

讀鹿溪子

九辯從九章脫胎而出彼以長篇勝此以短幅勝彼以紆迴勝此以矜練勝是子淵善學其師處亦正子淵不及其師處升菴謂纖濃湎漫屈氏風微即此微者亦何可多得耶令人學古步亦步趨亦趨規仿揣摩墮入窠臼使人一覽無餘蓋泥格調以

言文者汨沒性靈專工塗澤與優孟衣冠奚異哉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子淵自負若此夫鳳固非鷄所能知鯢固非鮪所能量也

讀慎子

雖法家言而簡括純粹無一枝辭蔓語以少勝多稷下固推巨擘其曰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又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又曰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警動名貴可入奏疏吾讀到之文深惜其不為世用也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夫豈在繁稱博引累牘連篇哉若到之善言名法在當時能有幾人耶覺賈生之策治安尚嫌

辭費也

讀汗子

君聖於堯臣賢於舜汗先生三月甫得一見乃即以此語媚春申俾著客籍蓋亦雞鳴狗盜之徒耳嗚呼本凡馬也顧自以為驥耶天下之蹠申膝折尾湛肘漬漉汁灑地白汗交流者衆矣孰則下車哭之孰則解紵羃之縱俛噴仰鳴聲達於天方以為馬之常情耳不知其中有驥也吾甚悲夫驥之未遭伯樂也未遭伯樂則驥終與凡馬伍汗先生之自以為驥然乎否乎而春申固已下車解紵已堯之舜之誰曰不宜

讀尸子

一知軒車
佼之論君治也。歷叙五帝堯舜禹湯文武而歸諸四術四德。崇
閱典博援引孔子子夏之言。以日譬君訓曰。明遠所學固絕正
大。乃其徒則為商君。迥與師異。豈佼之平日所教者別有道耶。
抑鞅學成乃背其師。自立門戶。耶鞅死避而之蜀。後世稱為傑
士。吾則謂佼不智也。如鞅之性情學術。佼不能知之。而引為弟
子。則已。佼或知之。而引為弟子。佼非失言乎。佼既失言於先。猶
幸全身於後。人皆服其一時之勇決。吾方咎其疇昔之昏蒙。教
不擇人而授。固古今之通病也。豈獨一尸佼哉。

讀龔子

江乙譖相臣諂幸臣工於讒毀巧於便佞。而以龔子自名。名胡

不稱其實。若是耶。列於子家。大為文字之玷。或難之曰。君子不
以人廢言。若乙固辯士中之佼者。第取其辭。今奚必繩其品。
誼乎。夢園子曰。不廢其言。以其言善也。乙之言則反問。則泄交
則幸臣皆莠言也。宵小妾婦之所為。而以廁諸賢哲英豪之論。
述。嗚呼。偵已。或曰。子之持論。毋乃太苛耶。曰。不苛不足以見道。

讀荀子

孟子言性善救世之言也。荀卿言性惡憤世之言也。救世者其
論正足以信今。而傳後。憤世者其論矯未免飾智而驚愚。三十
二篇中以勸學不苟。非相正名堯問五篇為最精理。名言層見
疊出。取其醇去其疵。程子謂循之可以入道。亮哉。乃其徒則倡

焚書坑儒之禍倏遜乎卿而斯劣乎鞅卿以堯舜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而教斯若此果孰偽耶果孰亂天下耶吾甚惜夫如卿之才之學乃畔聖侮賢自屏於名教之外幾若天性使然智乎愚乎必有能辨之者然後知聖人之言洵為至當不易也

讀呂子

千古大盜無如陽翟大賈始也居奇貨以盜人之國繼也集儒書以盜後世名其人心術品詣尚可問乎然而文字章法之妙議論之精辭足理足有意於古而無筆不古擇其雅馴者且可廁之經以與聖賢相抗豈大賈之才真能過人歟抑亦大賈之財有以致之耳不惟秦受其欺天下並受其欺盜國固巧盜名尤巧也若無其財烏乎盜哉噫賈而善盜斯為大賈已

讀韓非子

嗚呼非師荀卿著書十萬餘言縱橫跌宕變化離奇雄駿峭厲曲折奧衍有排偶有單行有韻語有度辭章法篇法句法字法無一相同無不入妙但以文字論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矣莊子後人難學此則不獨古文家宜尋繹玩味即習制舉業者亦當揣摩之悟其用筆之道便可辟易萬夫投無不利洵乎詞壇之秘鑰也唐宋不及兩漢兩漢不及秦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作文焉可不從子家入哉試觀八經之短五蠹之長一手所

成繁簡各當文無定格於茲益信蓋心中境熟自然舌底瀾翻
不在乎雷同剽襲也至其刻覈純繆有乖聖教夫人而知之矣
既生非復生斯同室操戈朋友之倫遂絕彼固禍由自取爾

讀波弄子

正言莊論聽而生厭者人之恒情也而不足以窮辯士罕譬而
喻言婉而諷妙作詼諧之語託為游戲之詞談笑從容神情暇
逸使人主聞之沛若江河渙然冰釋陰受其牢籠顛倒而不自
知故雖納鄰國璧馬之賂予客以可乘之隙譖於王前在佗人
未有不願報辭塞局促悚惶者而彼則直言不諱氣象舒徐儼
若居功巧於文過心術譎詐變亂是非至斯極已吁可畏哉

讀惠子

惠施與公孫龍同時龍善辯施則善譬人以止譬問之王即以
無譬難之施若無譬施復何言乎施若徑告王以不可無譬王
豈遂善之乎於是彈喻彈而王曰未諭以弓喻彈而王曰可
知以喜譬之王得善譬之施雖有止譬之客而卒不能聽無譬
之言客之口鈍施之口利以鈍口攻利口鈍者敗已至齊荆之
役群臣左右皆為張儀言而莫為惠施言王亦聽張儀言而弗
聽惠施言斯時施之說不幾窮乎乃復創為半可之論加以劫主
之名動王之疑而自護其短嗚呼此其所以為策士也

讀胡非子

胡非為墨之徒而論勇則上本莊荀下開說苑其以君子之勇為勇一言折服危冠長劍之人非不誠勇也哉血氣暴於外而道義餒於中敵萬人者反懼一人勇固在德而不在力也非雖為墨之徒而所言則近乎聖賢足資采擇正不得以異端目之靜能制動柔能克剛張至弱之帆以當至強之風、為帆用弱者轉強而篙艣咸聽命焉舟中攤卷忽有所悟附記於此以見善言名理者之當前即是無事遠求也

讀子家子

戰國時游說之士抵掌而談縱橫捭闔率皆夸大其詞反覆辯論不盡不止蓋亦風氣使然獨子家子以孔子元孫能世其學

魯侯尊為國師恪守高曾規矩稟承先聖訓言無急功近名之心無枉己干人之念遺書具在讀反身篇寥寥數語言簡義賅彈雀而以隋珠慮要輕者用重撫轡而來董問歎鄰國之獵吾豈惟善反其身抑且精於審用於此可知聖門教澤之長留貽之厚而為子孫者之守道而不移於俗固足多也

讀希子

甚矣辯士之無品也篇曰黜偉而前則折之後則阿之折之者何謂其權不足相抗烏能責人無禮而喻以時賤時貴是教之下文信也阿之者何謂其色不堪敵智祇可聽人獨斷而喻以並驥乘驥是教之困膏也夫希寫既游幸臣之門其初固不卑

不謫所以自處者甚合乎道也乃未幾而慮建信色衰代謀傾
陷之策以助其惡以濟其奸前後如出兩人焉而論者顧曰正
直不阿如孔子之折彌子孟子之折王驩子其前而恕其後安
得為定評哉

讀薛子

燭之相劍獨具隻眼蒙曹則非之巨闕則非之一聞純鉤如敗
如悟手淬芙蓉諦觀不已遂神往於赤堇之山若邪之溪親見
夫兩師雷公天帝太乙羣神效靈蛟龍來役斯時歐冶乃成此
五劍也詳為數典吳王得其三楚王奪其一秦王求其一而不
可得小試於敵邦未嘗大用於天下而句踐乃以客直為言是

不知純鉤之可寶也是不知大刑小刑之精神也是不知湛盧
之去之如水也是不知魚腸之曾刺王僚也然而帝顓頊高陽
氏有曳影之劍常於匣中作龍虎吟騰空而舒四方有兵劍即
飛指其方彼兵自息以較純鉤又非寶劍矣安得起薛燭於九
京而問之

讀風胡子

楚王不使風胡子作劍而令齋重寶聘干將歐冶子作劍意者
必吳地茨山之鐵英始能鑄此寶物耶干將歐冶鑄成默無一
言俾風胡說劍於楚王舌鋒之利筆鋒之銳直若與劍鋒合而
為一耳內瑋、紙上稜、迄今讀治神篇覺三劍之精神宛然

猶在目前也最奇者晉鄭之頭畢白一語寫楚軍大捷情狀有聲有色佗人滿紙鋪張不盡者此則以一語了之匪風胡誰為鐵兵吐氣耶予兒時喜讀劍俠傳思其人不可得見既又以為彼乃腹中之劍有形無質究不如手中之劍耀雪凝冰也請觀龍淵太阿工布庶可以振懦而起衰

讀三柱子

田巴一日服千人而見屈於十二齡之童子杜口為業終身不談彼曰先生之言似梟鳴出聲此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騾馱則徂邱稷下之服仲連者又奚止千人哉獨約矢射書冀全聊城之民而反以致燕將之屠城自殺此固排難解紛之人意料所不

及也乃齊顧欲爵之能無為田巴所竊笑耶然而諷孟嘗之逐客好士既善於立言激田單之厲氣援枹又精於用兵迨至辭封卻金義不帝秦飛鳥翔空冥然高舉輕世肆志不役心於富貴之場其徒若此其師平日之教亦必大有異乎人者吾思仲連吾不忘徐刼已

讀歲寒子

晉陽之役孟同陰謀秘計皆為智過道出而智伯貪利無厭不納忠言卒至滅亾此其中蓋有天焉然而孟同之勛大矣其曰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乃愴然決去耕於負親之邱功成名遂而身退宜乎不復問人間事矣三年歸田四國謀趙罷耕

再出以計敗之君為之負劍而御妻若子皆為通問之使既明
哲以保身又忠貞以報主由前而觀為策士由後而觀則為高
士也上可以希召公之明農下可以傲陶朱之貨殖而子房之
從赤松子超然遠引尚覺其太愨也戰國若孟同者唯三柱子
堪與頡頏以歲寒名其殆有後凋之操歟

讀首山子

頡弱直詆始皇為無名無實而始皇旋怒之旋喜之資以萬金
并吞六國弱之才固不在茅焦下而始皇之能用弱而恕其言
後世人主罕有及之者非始皇孰相頡弱哉而論者顧以仁人
君子責之不知當合從連橫之時天生一始皇以為毆爵之鷗

毆魚之獺而翼鷗佐獺者遂實繁有徒是蓋時勢使然氣數使
然而其權術詐力雄視宇宙奔走天下廢五帝三王之制壞井
田封建之規極之於焚書坑儒以成千古變局也雖彼蒼亦無
如之何彼弱也烏能不為始皇用耶

讀潼山子

戰國辯士甲於千古而兩孺子尤為橫絕一世三柱以外復有
潼山潼山之遇更榮於三柱由今思之說趙攻燕秦得上谷三
十六縣之什一遂以少庶子拜為相賞不太重歟且羅乃茂孫
十二歲即為少庶子殆以門第得官耶少庶子是文信家臣家
臣有功便可立躋宰輔豈資格由來不講耶先秦去古甚近斯

時人之智慧百倍於今鼓其唇舌動中機宜富強立致然而得諸童年蓋亦厯已後世所謂黑頭三公者較之潼山能無滋媿乎

讀雲冕子

齊貌辯之多疵而靖郭君獨善之門人証之不聽其子諫之又
不聽靖郭能知貌辯之心故排衆謗而過之益厚貌辯於是不
得不思所以報知己矣所以報知己者唯一死耳不求生奚畏
死不畏死自得生設為問答之詞善則歸君過則歸已王烏得
以不動聽哉為相七日遽謝病歸識者高之人之以貌辯為疵
者皆不知貌辯者也及其辭相能勿交悔失言耶若貌辯者有

奇節而不修細行固無忝於上舍之尊崇而靖郭之不惑人言
獨隆禮貌遂以之得士心而回王意亦可謂能收養士之報者
已

讀隨巢子

有相里氏之墨有桓芬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分為三而隨
巢子在當時即隱其名與張孟談友惜其書秦火燔燒未盡尚
存越蘭一問答以鬼神賢於聖人今之佛教蓋本於此夫宗墨
者言鬼神守其師說無足怪也乃有儒而墨者以孔孟之徒慕
釋氏之學空談性理遁入虛無方自謂元渺幽深幾於神化而
不知已舍正路而涉歧途矣且歧之又歧而去道日遠矣儒與

墨截然不同顧涵而一之援而止之意主中立而實則囿於一偏也非墨蠹儒乃儒自蠹耳雖賢士大夫皆不免焉無惑乎聖教日衰而異端蠱起也

讀孔叢子

古今世家獨推孔氏罕有與之相埒者子魚以九世孫能避秦火藏書壁中隱居嵩山卻陳涉之聘著連叢上下篇所記皆先聖先賢前言往行和平中正一洗戰國策士之習子家之最醇者震川所錄九篇尤為粹美無可訾議蓋言簡義賅理明辭達不事縱橫馳驟自然宛轉從容於此見孔氏家學之富於此見聖門教澤之深夫固兢兢焉守我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

訓以垂示後人而非別有所著錄也孔氏遺書卓、洵可傳已
讀黃石子

素書簡括如頌如箴三畧排奐不枝不蔓即以文字論亦足上抗周秦俯視西漢已而評者謂其顯淺疑老人別有不傳之秘授諸子房夫理之至顯至淺者固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也亦安有所謂至奧至深者耶至奧至深者不入於怪誕即鄰於詭譎不近於刻覈即涉於陰私試觀五經四子書何嘗有此種筆墨哉文人好奇古今通病殊不知布帛菽粟之言愈耐人玩味尋繹也圮橋所授得晉盜發之乃傳於世幸哉

讀雲陽子

陸大夫文字為漢儒倡首議論正大詞旨溫醇間作韻語聲調
鏗鏘而筆勢之縱橫開闔氣機之鼓盪流走句法之矯健雄快
似散非散似整非整喻而非喻真而非真每奏一篇高帝無不
稱善號曰新語洵足導班揚之前路開賈董之先聲也視戰國
嬴秦迥乎不同文章隨風氣為轉移夫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至其言政事則崇教化而卑法令言功名則尚道德而黜威武
言計慮則主忠誠而闢詭隨言治術則鑒遠古而證近今卓識
宏議理達詞舉後有作者孰能駕而上之耶

讀金門子

東坡謂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吾以為非量小也

非識不足也抱用世之志負王佐之才而不知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蓋由氣失所養耳能養氣則量自充識自裕即使畢生不
遇亦可著書立說以教後人傳之不朽奚至縈紆鬱悶不善處
窮悲傷短折也耶新書具在精理名言足以表其瑰政瑋術若
服疑審微勸學脩政諸篇皆經世之文體用兼備者獨三表五
餌防邊之策論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而要之信愛和好中國
羈縻之道無有善於此者迨至壞目壞口壞心壞耳壞腹之後
歸諸戰德而戰勝規畫周詳推闡盡致苟能仿而行之邊患自
絕兵天下之民孰愈於民天下之兵哉而乃以為迂也

讀淮南子

鴻烈二十一篇震川采其八訓以便舉業汪洋浩瀚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其中脉絡分明有條不紊元之又元衆妙之門白沙謂其本於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陽明謂珠聯璧合名理淵微卓越諸子吾何間然淮南門下有如許通儒奇士握槩懷鉛探索陰陽推測物理乃惑於神仙方外之說不獲保其令名而託為尸解以誑庸耳俗目嗚呼鷄鳴天上犬吠雲中然耶否耶夫孰得而知之然其文字固不可磨滅也

讀桂巖子

江都為春秋功臣援引義例觸類旁通分明融洽想見下帷攻苦時怡然渙然有指與物化之妙惟其貫天人明義利所學甚

正所詣極純不特善於解經抑且精於論性深察名號篇參合孔孟辨駁性善取喻米禾實高出宋儒一籌而上合乎相近不移之旨孰謂漢學不可以兼宋學哉孰謂見道不分明而為此騎牆之說哉至其篇目新奇與文絕不相類鳳洲疑為後人附贅誠然誠然夫以羽翼經傳之文列於子家終覺體制各別予故表而出之以諗來者

讀封龍子

韓詩外傳皆論事之文借詩作證非說詩也文辭簡括不冒浪費筆墨是能別開谿徑自立門戶者其說大儒以俗人俗儒雅儒相形說先生以後生不生相形工於布局以賓定主可悟作

文之法要離篇則近於稗官小說家言陽明乃賞其奇何奇乎
讀古人書胸中先有定見然後一目了然涇渭立判是者是之
非者非之固不可隨聲附和亦不容好異矜奇斯人棄我取人
取我棄品題悉當而弗失之刻弗失之阿已不然人云亦云奚
如束之高閣耶

讀吉雲子

曼倩年未二十已誦書四十四萬言勇捷廉信備於一身上書
高自稱譽待詔公車金馬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談啁左右
敖弄公卿時復直言切諫沈淪卑位終不見用班史贊曰似優
似智似直似隱而目為滑稽之雄嗚呼朔之文辭豈盡滑稽哉

觀其進謙游靜慤之規奏泰階天變之事陳樂甚陽溢之戒嚴
邪枉淫辟之防侃侃而談頗有大臣風度正不獨化民一對為
能抑侈靡崇儉德也洵乎明濟開豁苞含宏大雄節高氣蓋世
邁倫擬駁諸篇自傷不遇代屈怨悲千載而下讀之猶令人歎
歎欲絕而或乃以謂蟬蛻龍變棄世登仙嗚呼若東方生者斷
非凡品也

讀青藜子

文有以簡潔勝者弗事鋪張排比自然切理饜心援古證今言
近旨遠長於諷諭盡埽枝辭如劉子政之說苑新序是已子政
以骨肉備九卿倦王室兩封章三奏疏直言敢諫為千古宗

臣第一而又入名儒之班副博學之望西漢文字足與兩司馬
揚子雲相抗者厥惟子政雖賈生猶其亞也南宋人稱賈抑劉
烏得為定論耶姚董塢本昌黎之言所評絕當坳錄於此以見
讀古人書不必苟同亦無庸立異也

讀揚子

子雲學富才雄稱先則古著法言以象論語草太元以擬義經
議論見識超越流輩奇而不詭於正博而能得其精漢儒中固
推卓卓者以云大醇幾乎醇已獨修身篇論性曰善惡混背乎
孔子相近之旨於是既作解嘲復作劇秦美新前後如出兩人
焉嗟子雲之甘為莽大夫安得不謂為善惡混也歟可見言

為心聲當日已自己道破預立供狀千古有文無行之人大率
類此而不意學師孔顏才埒賈董者晚節末路乃至於斯昌黎
恕之曰小疵嗚呼斯為小疵其大者更何若耶

讀符子

許由誚堯之足願而甘讓其榮蚺蟻觀鼈之戴山而不慕其大
符子固是漆園吏一流人物故隱居深山之中閉戶著書蕭然
自得讀其單詞片語已覺藐視乎松棟雲牖隘視乎滄海蓬萊
毋勞我形自適其適鳩可嘲鯤鷄可笑鵬頗得南華經意旨盖
由性情曠達趣向超遠處衰亂之世知其不可為而韜光匿跡
聊以文字自娛其品高斯其言獨簡其名隱斯其人反傳千載

而下能勿動尚友之思哉

讀金樓子

九十九羊不以為足而欲丐鄰之一盈成我百因知富者非富
貧者非貧宋陵子之說洵足以傲世也設喻甚工曲中人情何
以又有逢虎篇子路懷石盤欲中孔子之語哉矧下士捉虎尾
斷非聖人口吻而洪宣之乃評曰一則激其雄心一則抑其雄
心金樓既侮聖賢後人復從而附和之此等悖理害道文字震
川以之入選殊不可解者好不同若此總由心無定見隨波逐
流遂爾目迷黑白吾輩生古人後能不為古人所欺斯卓然有
以自立也已

讀嶺峒子

崔御史客譏一篇純作韻語為耽榮取禍者下一鍼砭胸襟固
自不凡品詣誠然邁俗至理名言切中時弊沈緜棲息實獲我
心天下慕炎之樂而亡灼之憂者比皆是夫口願甘
身樂逸志求貴情好富耳既不揣己亦不揆時愛餌銜鉤披文
食豢孰則履靜無求者孰則希麟之隱於遐荒者孰則匹鳳之
翔於寥廓者孰則勵節縹霄而抗志浮雲者我思其人曷乎莫
尚已

讀荆山子

予數至平阿未嘗一登荆山訪卞和之洞然聞桓議即曩隱於

二知軒草
此想見巖巖幽邃林木翳翳足以駐高人之躅也議郎以音律
世其家哀平間為郎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又召拜太中大夫
出處之際不合乎道史稱其從劉歆揚雄游性嗜倡樂簡易不
修威儀可以知其為人之得失已世祖用宋弘薦給事蘭臺乃
一再上書謂朝政失宜舉多過事聽納讖記怪誕不經所言固
可采也以中興大業之英主而不能容一直言敢諫之人至目
為非聖無法幾寘重典吁可畏哉因讀琴道篇感而書此以見
攀龍附鳳之外尚有遺賢而為君山悲不遇也

讀委宛子

王仲任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蔡中郎秘之帳中以為談

助王會稽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謂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
之益謝夷吾薦之為天才以謂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
向司馬遷皆不能過今讀其逢遇累害効力指瑞四篇雋贍細
折周詳委至議論筆力迥不猶人惟其過目成誦博覽而不守
章句遂能貫通乎眾流百家之言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著刀
筆用以釋物類正時俗始若詭異終入乎理卓然成書也至其
暮年造養性十六篇裁節嗜慾順神自守所論必更有超妙過
人處吾未得見其書惜哉

讀白虎通

孟堅既有良史之才而又湛深經術故與諸儒會講獨能舉其

二知軒集
綱領標厥指歸勒為一書樸茂典贍儼然清廟明堂三代法物
固子家之正軌也所詣若此無媿為扶風通儒之後已乃不教
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致其父陷獄以死范史譏曰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又曰彪識皇命固迷世紛知言哉遷固並稱能成
名而皆闇於智古人目睫之論良有以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東漢諸君子知此義者寥々無幾烏能免於黨錮之禍哉盖有
才有學而無德者終不足為完人則德尚焉德不在乎言也

讀風俗通

論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用注疏體句々鼎彝言々金石論羽瑟
琴筑簡括不支以少許勝多許論五嶽四瀆一則為封禪書一

則為禹貢要畧善於解字精確古雅之至應太守辨風正俗成
此一書盖由胸中醞釀既深故吐辭為經有典有則秩然不紊
苟能仿之謀篇製局命意遣詞自爾力埽陳言不落凡近已兩
漢文字去古未遠筆墨高淡處誠不易學亦不可不學也非多
讀線裝書烏能得其旨趣耶

讀慎陽子

天祿閣外史筆意與戰國策相近而體裁則仿說苑新序長於
諷諭曲折盡情典雅古逸兩擅其妙使齊魯楚蜀魏諸王聞之
不得不從容改聽夫唯徵君學充其德千頃汪洋故發為文章
亦能涵蓋一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外史有焉牛醫兒年

二知軒草
十四荀叔即奉為師表而謂袁奉高曰子國有顏子陳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有道往從之累日方還范史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獨未及外史一書豈當時蔚宗不見此書耶不可得而知已

讀黷山子

仲長公理有狂生之名所著樂志論曠達超逸世爭誦之不解其何以忽參曹操軍事遂與曩日州郡命名稱疾不就者先後異轍行不踐言公理乃自隳其志耶卒之發憤歎息著昌言三十四篇范史錄其四而震川則選理亂損益二篇議論徹上徹

下筆力尤矯健不羣足稱作者所舉十六條包括周官王制誠為經世大文也雖定封建限分田復肉刑古今異勢不能強之使同而所言則固確有見地切中時弊即論文字足抗西京烏得僅以狂生日之哉

讀回中子

潛夫論剴切周至與昌言等而節信之耿介絕俗終身不仕蘊憤著書則品更高於公理矣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為貴不誠然哉間嘗取五篇繹之實貢貴忠愛日述赦皆至當不易之論有關國計文字獨明忠篇歸重權術入於法家乃引聖言為證淺之視聖言矣辭雖雄壯可喜而揆

之於理終有未安夫元首股肱君臣一德豈專恃乎權術哉范
史不錄而震川采之吾不識其何取乎爾

讀貞山子

十年老鹽官使之據案頰首讀桓次公鹽鐵論蓋不終卷而色
沮汗下曳裾以走已昔在聖門政事文學分為二科不謂漢之
文學乃通於政事若此反覆辨難層出不窮侃侃而談通今博
古雖不見用於世而其言則已不朽也鹽鐵酒榷均輸之與民
爭利弗如進本退末廣利農業大夫豈不知之而故為是騰口
鼓舌也耶世衰道微積重難返斤斤焉以富民足國為務若舍
貨殖平準而外別無良策者尚安望其興教化而移風俗哉貞

山可作蒙將負笈從之

讀天隱子

參同契設立金丹刀圭姤女黃芽許多名目以為上合乾坤之
旨直探性命之源愴悅迷離入於左道不若此篇直以易簡解
神仙以漸卦說漸門而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五端皆從淺
近處言之以幾於信定間慧仍不外乎聖賢存誠主靜工夫而
長生久視之法包括無遺盡傳秘妙神仙家言斯為上乘文字
宜乎司馬子微誦之三年而有悟也即不求長生而澡身虛心
深居靜室收心復性遺形忘我能於四漸著力則氣得所養性
返其初初何嘗恃於儒理耶獨萬法通神一語則為黃老之學

是又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讀徐子

偉長不就旌命品詣故高鳳洲謂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吾則以
為佼佼也中論四十篇今讀其六皆宗孔孟以立言冲融雅澹
宕逸多姿引證設譬處亦復痛切周至有條不紊其考偽一篇
闢異端崇聖教議論作作有芒氣勢滔滔不絕寫若輩偽託情
態又歷歷如繪刻骨刺心迅雷震電不足擬其光燄也長江大
河不足狀其波瀾也傷時嫉俗憤激而談名世之文允堪不朽
以視彼揆華擣藻靡麗相高者真有上下床之別文帝稱為彬
彬君子誠君子哉

讀小荀子

荀仲豫善言政體一曰四患五政再曰六則十難三曰治民擬
之治金御民譬諸驅鷄四曰治世所貴乎位者三衰世所貴乎
位者三議論確有根柢通達明辨其俗嫌篇養神養體養性乃
神仙家言可以乙之復有治道二難立德法教四篇亦皆透闢
顯豁步驟井然不蔓不枝格律嚴整斯為有體有用之學使達
而在上見諸施行必可以轉移風化而不至與俗浮沈也已惜
乎其官止秘書政移曹氏雖陳申鑒炎祚告終八龍之後此亦
王佐才不在文若下也

讀鏡機子

八斗雄才首冠建安七子十歲時即能出言為論下筆成文曹
家繡虎與扛鼎之黃鬚兒可稱雙絕皆萬夫敵也雖任性而行
不事雕飾而丘其之詠感及同根得以骨肉保全藩封勿替誠
為幸事七啓之作屏華淫而上滌穆清之治和平溫厚元氣盡
然是陳思得意文字登諸蕭選匹伍枚張固已其令禽惡鳥一
篇取喻鳥梟為吉士凶人各立標準足以破俗足以儆世夫亦
有為而言之也善惡之間安可不慎所處哉

讀抱朴子

嗟々以稚川之學問行詣脫令柄政當國必可致君澤民上追
堯舜下希周孔乃召為主簿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置之於

閒散之地而老人遂不得不乞句漏令以神仙終已豈惟資高
實有經世大才見諸撰述今讀其勗學崇教擢才臣節良規譏
惑刺驕七篇尊先聖則通徹天人棄老莊則闡揚正道而且嚴
玉石之辨慎砥矢之操設巢禽魚水之喻獻災冰積灰之嘲莊
語微言抑揚盡致才章富贍表裏兼賅夫豈專講道術者流所
能望其項背也耶

讀白雲子

廣微避難山居改疏為束久矣膏盲泉石無心於熙帝載振天
維已所以海隅鄭老則決計偶之僻蜀嚴叟則甘心匹之匣笥
之龜則恥與共曳尾郊廟之犢則羞與偕觸墻朝不遊魏莪之

二知軒年
宮夕不墮崢嶸之壑谷莽雖臭岑林自芳蘭闥嬾排蒲輪罷眇
辭善價以闔匱樂伏處以蟠泥環堵匪囚蓬室奚苦避稷契奮
庸之路覓巢由洗耳之淵棄彼纓綏安吾素履捐夸收躁隱機
匿身門人惑焉先生休矣間嘗取擬客難一篇而三復之夫乃
歎廣微遁世之懷更甚於滑稽曼倩也

讀靈源子

天下有明有餘而膽不足者天下即有膽有餘而明不足者呂
子以為有明便有膽嵇先生則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而歷
舉古人之專明無膽專膽無明者以實之曰子家曰左師曰賈
生曰霍光曰樊於期王陵毋明乎膽乎兼之實難獨於廢昌邑

之事謂田子賓明膽固已厥後詐增牛車僦直主守自盜至三
千萬子孟欲為道地而延年抵曰無有是事重以田廣明言忿
令就獄大司農遂聞鼓自裁斯時子賓之明何在膽何在乎持
論雖平援引未當中散之闇於事機而不能自決也亦可於斯
文斷之

讀雲門子

雲錦是攀幼號神童丹漆在握壯隨宣聖遂索源而入水用啟
悟以居巖劉舍人三夢可謂奇絕已文心雕龍一書工於摹擬
辨厥指歸義炳采流詞華理瞻評者以為述作之金科文章之
玉尺沾丐士林豈淺鮮哉當取全書讀之方盡其妙至於新語

則節短韻長語駢機暢化散為整以少勝多飄然而來截然而止裁篇製局之妙靈臺心匠之能固不可一世而獨有千古也嶺表才人此為巨擘安得不鑄金事之

讀干山子

以文章論五等勝於辨亡而震川選此遺彼殆以為封建斷不可復故不取其辭耶然而辨亡論於吳之失政則諱言之稱揚祖德又不免阿私之誚上篇為國紀下篇為家乘歸本人和為恃險者慨歎亦見士衡有經濟才非僅以文章著也第排比鋪張氣為詞滯較之長沙過秦優劣判然已蓋論事之文與詞家之文不同浦二田謂五等一篇詳贍縱控復能全體渾成直與

賈傳相頡頏亦非定論也後之讀者其不以予言為河漢歟

讀石匏子

劉孔昭金箱璧言高才不遇傳泛論治國脩身雜以九流之說蒙莊若李窺見藩籬而其大旨則不悖於聖人之道布帛菽粟言之親切有味鳳洲謂當六季之末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誠哉其足貴也予尤愛清神篇論心形神靜和躁蕩相因確有至理禍福篇論懼敬喜驕默為轉移凶吉祥妖由人自致皆足為千秋炯鑑警省之切勸戒之殷至讒毀篇升菴謂與屈原卜居駱賓王討武曩檄韓愈原毀並傳則予亦無異說也

讀無能子

避亂隱居著書不出而以無能自名其果無能耶明道先生賞其文以為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崇禮教而外世務則推崇至已今讀其說文王說宋玉說商隱說嚴陵一問一答代古人立言能曲、傳出古人心事雖有過於激烈過於唐突處卻合當日情景為呂望屈原四皓嚴光增其身分筆墨故自高人一籌至說鳩一篇蛇不自知其毒而以鳩為毒鳩亦不自知其毒而以蛇為毒鳩怨蛇之有心嚙人於是乎人畜吾以刑汝而曰吾之毒汝之毒而曰持兵殺人罪人不罪兵非吾之毒而曰吾無心毒人而為人所用吾能自全不似汝盱眙草莽以伺人是為有心之毒昆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非說鳩也蓋說人也無

能子其殆無乎不能耶

讀譚子

譚景升化書世傳為齊邱子北史云景升以化書授齊邱嵩屬為序之行世齊邱乃醉以酒裹以牛皮拋之江中為漁者所獲景升方睡未醒告漁者以奪書之故遂有線作長江扇作天之詠其事甚奇然則作書者正不可孟浪向人求序也且以予所聞盜書者亦時、有之特不至如醉酒沈江之甚耳今觀其書出入於孔孟黃老之間卓然自成一子予最愛其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二語為得崇儉之旨其道化篇說虛神形氣而攬入道德仁義刑禮忽然黃老忽然孔孟未免雜

而不純似不足以云化也

讀文中子

王氏一門六代著述宏富曰時變論六篇曰五經決錄五篇曰政大論八篇曰政小論八篇曰皇極謹義九篇曰興衰要論七篇惜其書不傳於世至仲淹陳十二策不用退而講道河汾從游者千人見於書中者為董常薛收靖君亮裴晞房玄齡叔恬王孝逸楊素劉炫魏徵李播程元李靖溫彥博賀若弼杜淹繁師玄賈瓊姚義杜如晦竇威四篇之中已見二十一人嗚呼可謂盛已仲淹學聖人之學道聖人之言析理性辨邪偽陳王道傳絕學衡事隲古精當簡要卓然為一代名儒足傳洙泗之統

荀與揚非其匹也而伊川猶以仲淹云徵所聞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謂心迹之判便為亂道毋乃太苛歟

讀天隨子

野龍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甘於勞、而笑秦者齷齪以為同形異樂逆知其必為夏后氏之醢也而掉尾以去魯望唯能自適其適故不為人所擾耳寒泉子勸秦惠王用蘇秦不見聽遂教之殺蘇秦寒泉之為秦謀者可謂至已卒弗見聽退耕於鄙趙封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閉關十五年魯望詩人而文筆縱橫馳驟若此足徵其學識淵茂機杼在胸未肯隨人作計正不僅以詞章顯也而惜乎其為風塵之外物天

地之逸民也

讀鹿門子

原化闢佛教原寶重農政原已傳心學隱言則宗聖訓斥怪力
亂神道民則揚君道崇仁義禮智信聖裨尹惠二篇議論亦復
正當不易足與天隨子相抗雲間鳳毛匪襲美誰為追逐耶獨
天人篇曰知道然後能脩能脩然後能聖又曰聖人非脩而至
語意自相矛盾殊不可解震川錄之商素菴既指其非而又謂
脈緊語新可以取節誠不知其何所取也升菴擬之闕尹亢倉
晏嬰劉向謂其隱書寓意深遠似亦太過耳

讀元真子

天帳地壇肉霞酒雨雲舞風歌汗露氣煙以及骨石毛草肉土
脈泉怪哉無涯辨伯之言乎祇卑自私曰朕之地神尊自私曰
朕之天靈荒自私曰朕之空孰是其為飄輪耶孰是其為湫盤
耶孰是其為紅明瓌衢耶茫唐濛洞無內無外無西無東孰是
其累月為中道主耶先天地不見初後天地不知久坐而遊之
豁乎色乎卧而泗之廓乎堅乎泛然飄、孰是其為退還之所
耶不同翰林殆神仙中人耶不然何以聞無涯之言而著於篇
直俯視乎造化之亞而上探乎造化之元

讀來子

來鵠何人乃敢貶仲由之祀尊子雲為素臣悖謬妄誕莫此為

甚以之入選乃知嗜癖逐臭者其人固別有肺腸也至論才之
小大而曰材小為貴材大為累不平之鳴憤激太過要無足取
蘭蕙叢中忽生蕭艾則芬馨為惡臭所掩蠶蝶紛、引避矣君
子與小人溷迹顧不區之別之而乃兼收而並蓄之辱蘭汗蕙
九畹幾與糞壤等是藝苑之崇也是文圃之灾也是學圃之蕪
而情田之稗也願為園丁鋤其非種者

讀文泉子

劉蛻山書自謂辭謬取而讀之信然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
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
禪而天下禪朕微子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

入周反覆思之不解所謂也始皇焚書乃謂天與秦則書存不
與秦則書亡秦終無自焚之心強詞奪理顛倒是非升菴顧賞
之曰自創一意自立一說可謂超然塵外吾不見其超唯見其
謬耳深山之中淪落不偶箝口結舌與世無爭乃足鳴高也奚
以是嘒、為

讀協律子

李習之論性與昌黎齟齬而交誼則篤昌黎貞元中依張建封
於徐未知所去就習之以書勉之入京師昌黎復書謂其能愛
我重我詞意周摯習之固能知國馬者也亦能知駿馬者也且
能知國馬之犯而不較駿馬之過而能改其身則馬其心則人

也彼盖有慨夫恣氣乘人之人與夫不能容人之人求其所以
為人而弗得也於是直斷之曰人皆以為人乘馬吾則以為馬
乘人馬誠君子哉國馬可法駿馬亦可師以形骸為人者胡弗
若以形骸為馬者之尚有人心耶嘻笑怒罵至斯極已吾意昌
黎當時見此文必賞之

讀靈璧子

文人有不能詩者詩人亦有不能文者能文能詩乃得謂之全
才羅昭諫以詩名而文亦卓犖可誦其論損益也主於君德之
儉奢其論厚薄也視乎存養之得失其論理亂也歸於文武之
德威其論同異也決諸將來之禍福其論愛憎也衡以在上之

喜怒鏤心刻骨抉隱探微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未曾發而命
意布局一綫到底整齊之中又復生動足稱江東大手筆正不
得僅以詩人目之也乃懷才不遇遁跡空山抑鬱牢騷見諸文
字洵可悲已

讀次山子

冷隽逋峭簡古宕逸有莊老機鋒而能別開生面妙矣哉道州
文筆也時化世化篇過於傷時亟於掇時深於憤世殷於維世
其四規則心吾心處吾處出不苟出戲不苟戲非有道者其孰
能言之天下尚圓尚曲而公直喜方元子善圓叔盈全直元子
苟曲借人形已仍以惡圓惡曲名篇雖語涉滑稽而其中實有

至理在焉通權達變不滯於物道州之漫其果漫耶其不漫耶
吾將訪諸回山之巔

讀東萊子

講道學者不必皆能文章蓋斤斤說理字斟句酌而出之則筆
不敢縱氣為之衰意不能宣機為之阻非失之沈悶晦塞即失
之迂腐繁冗不足以言文也伯恭南宋大儒以中原文獻闡伊
洛微言倡道金華一代宗為山斗而文筆之縱橫恣肆排奐雄
健實從戰國策得來彼老頭巾輩伏案呬唔墨守程朱者終身
烏得望見之耶真西山尚譏其博學多識不知守約試問夫子
之文章貴博乎貴約乎必有能辨之者

讀堯夫子

伊川惜堯夫抱內聖外王之道而無所用於世蒙謂堯夫精通
易學闡先天之旨以牖啓後人志在傳世故不肯用世正其身
分高處亦其學力定處設為漁樵問答由淺入深明體達用而
極之於意言象數推闡盡致實為義經功臣繼往開來以言教
者又何殊於以身教乎至觀物篇抉出天時聖經之相為表裏
見得到說得出襟懷放曠八達四通名儒大文一時無兩焚香
靜坐繙帙雒誦使人道義之心油然而生覺諸子卑卑無甚高
論已

讀橫渠子

朱子以西銘譬奕謂前一段如棋枰後一段如人下子有直劈
下橫截斷兩種道理予性者奕因朱子之評即以西銘作圍棋
觀反覆玩之確然不謬乃知古大儒名物象數無不周知用能
即此例彼即小見大心思如源頭活水觸處流通絕無滯機絕
無呆相其善譬也其妙悟也其取證也其會心也不然奕自奕
西銘自西銘絕不相涉乃強作比擬焉彼世之讀死書者烏能
見及此哉

讀長春子

以怪名篇非語怪也欲去怪也上篇言釋老之怪下篇言詞章
之怪釋老之怪忘其宗祖去其父母離常業裂衣冠習夷鬼為
可怪詞章之怪盲其目聾其耳不見不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
王通韓愈之道為可怪去其怪以歸於不怪崇尚道德禮樂誦
習詩書易象春秋反乎大經大常而入乎至中至正夫何怪之
有哉石先生之言持論甚平而文筆矯健迥起凡俗特痛詆楊
翰林未免失之太過耳

讀草廬子

凝道篇水器之喻以明道與人合說理不腐無語錄氣剖晰明
當可補中庸苟不至德二節注疏幼清學士自少用力於聖賢
之學著述數萬卷磨研六經疏條百氏斯文自任為有元一代
儒學正宗足以傳子思之教雖未見其全書而讀此講道之文

亦可知大儒德性學問存養既深進修靡已馴至於廣大精微
之域而猶孳、不倦以蘄達乎高明中庸而溫之知之敦之崇
之然後禮全而用博也要非凝之於道不為功

讀道園子

克已復禮有實在工夫顏子之心齊坐忘貧不改樂與程子之
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皆是克復以後景象而當其用力之時則
終食造次密之又密豈鹵莽苟且之人所能竟其功也幼菴先
生三歲即知讀書為草廬高足弟子今讀此篇言簡義賅一空
理障將往日孔顏授受與周程指點情形一、為之傳出蓋原
氏剛制僅為其難而見獵心喜賢者不免迂生曲學識此者誠

鮮已即空談性理偽託中庸者亦烏能測其涯涘哉

讀郁離子

解大紳吳獻臣馬負圖三評推尊劉文成所著一則曰喻焉而
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一則曰天下後世若用此言必可
底文明之治一則曰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乎如五穀
之必療飢今取震川所選十篇讀之製局規仿劉子政說苑新
序寓言十居八九警醒透闢尺幅中具有千里之勢微特指陳
得失利害可作朝廷金鑑即以文論亦足追蹤秦漢俯視金元
實堪弁冕有明諸子而為開國之元勳也惜卷尾尚有龍門子
問心一篇僅存其目他日當訪求別本補墨之光緒初元自二

二知軒文鈔
月初二日披覽至三月二十二日竟二十六卷夢園子記

二知軒文鈔卷十四

定遠方濬頤子箴

危言一

以晶為鏡障目則遠者使近昏者使明用至奇也奇之中又有奇焉雙鏡合之墨紙置其下仰承太陽無何燄然火生鏡之去日不知其幾萬里也日中有火大地草木其薰灼靡有孑遺也晶凝於水其質至陰萬無生火之理也白者黑之亦為陰象黑變而赤陰轉為陽陰陽奚以相生索其解不得也鏡也紙也日也火也鏡與紙不相屬日與火不相因以鏡之光引日之光而發紙之火顯鏡之用火從日出耶火從鏡出耶日中無火何

必以鏡向日耶鏡中無火何必以鏡射紙耶紙需鏡而生火鏡
需日而生火鏡與日一火乃不與紙二自鏡視之非日也火也
自紙視之非鏡也日也有為無焉無為有焉無有不無無不
有焉凡物皆可作晶鏡觀

卮言二

行曠野間以觀天地天如笠地如槃明：天圓而地亦圓也一
人之所見然人：之所見然千萬人之所見皆然無有見地為
方者地方則天何以包地而無罅隙地何以承天而弗傾陷耶
謂天動而地不動地下有天：既動地烏乎不動地不動云有
物以載之載地者天也是天地皆動也天地皆動而人獨有動

有靜乎天成地胥人乎是賴無人直無天地已天地生人天地
乃得成其為天地人在天地之中而欲測乎天地之外天地之
外匪唯人不能知鬼神仙佛皆不能知也且即問之天地天地
亦不自知也夫鬼神仙佛固猶之乎人耳非人之外別有所謂
鬼神仙佛也鬼神仙佛介乎可有可無之間而人則斷不可無
故曰人為貴

卮言三

五行莫先於水土天一生水地二成之有天地即有水土其次
則木三者皆不待人以生待人以生者曰金曰火金生於土不
能自出有冶之者火生於木不能自燔有鑽之者謂木克土木

原植乎土無土則木枯謂土克水土足載夫水無水則土空謂
水克火水必濟以火無火則水弱謂金克木金又資夫木無木
則金頑枯者榮之空者滋之弱者王之頑者斂之其相克也其
相成也非土死於木水死於土火死於水木死於金也生則生
克亦生相生為生相克亦為生水土木生於先天金火生於後
天則將曰先天五行不全後天五行方具是又不然先天自有
先天之五行渾融未判也後天自有後天之五行循環不已也
無一物弗兼五行者無一人弗備五行者兼五行而物始生備
五行而人始生而五行中各有陰陽而五行外何有天地

卮言四

鼠依人以居而人惡之於是乎畜貓捕鼠貓固以鼠為食者未
得鼠人先食之果其腹則搖尾去於是乎人朝食貓人莫食貓
貓以為人朝食我人莫食我、即捕鼠人依然食我、不捕鼠
人亦安能不食我鼠為人所惡顧使我仇之假我殺之今日死
一鼠明日生一鼠捕之弗勝其捕也我但有食奚以捕為天下
之畜貓者多矣畜貓而不得貓之用而人無如貓何而人又將
如鼠何則告之曰鼠無大害曷為畜貓以分人之食是不如弗
畜之為愈也彼且怫然曰人之大害莫如盜賊官養役以捕之
與之食乎不與之食乎役即捕盜能不與之食乎役不捕盜亦
安能不與之食乎而乃異視乎貓夫貓亦役於人者也

危言五

山之高不如地也人在地下但見山之高不見地之高以為蕩蕩平、東西南北如砥然莫高於山而不知地之西北高於東南者數千百丈東南之山俯居乎西北之地之下則西北之山不更高於西北之地乎然而非山高也地高也山之高因地以高不得謂山高也高者卑之卑者高之愈高愈卑愈卑愈高在山不見地之高在地不見山之高不見山之高而地高於山矣而山卑於地矣而有山之地、不見高矣而無山之地山不見高矣故曰視高猶卑自卑反高

危言六

蜉蝣朝生暮死人亦然晝醒夜睡醒則生睡則死矣人一晝夜一生死與蜉蝣奚以異、乎蜉蝣者晝生之人仍為夜死之人而朝生之蜉蝣未必即暮死之蜉蝣然而人與蜉蝣則不自知其死也然而人與蜉蝣則皆自以為生也然而蜉蝣之生死不同乎人之生死而蜉蝣弗覺也然而人之生死不同乎蜉蝣之生死而人固了然也人了然於晝生夜死獨不了然於夜死而晝亦死於是欲求不死於是欲求長生以為奈何晝夜俱死毋甯晝生夜死夫神仙果不死乎則呀然曰天之視人殆如蜉蝣

危言七

物生於天成於人穀之藝也木之樹也花之種蒔也果之移接

二知軒
也在：需人而天無權天不能使稊稗不亂夫禾稼天不能使
榛莽不溷夫松柏天不能使蕭艾不伍夫蘭蕙天不能使桃杏
不儕夫棗梨非種鋤之擇地茂之芟蕪穢而馥之變酸酢而甘
之穀木花果誕降於天而悉聽命於人：之靈勝天人之巧奪
天異哉彼穀木花果人何由知之而俾各遂其性耶天之生穀
生木生花生果乃必假人力以成之耶亦有不熟之穀不材之
木不入品之花不中食之果皆天所生彼蒼得毋夢、耶天則
栽培人顧傾覆藝之而芟稊稗樹之而除榛莽種蒔之而斬蕭
艾移接之而賤棗梨損彼益此害此利彼不猶愈於大造之造
化工之工耶人貫三才即小見大夫是以曰參曰贊

卮言八

蟲寄居孰寄之問蟲：不知也木寄生孰寄之問木：不知也
萬物皆如寄豈獨區、一蟲一木哉本體之蟲軀壳自有及其
化也亦如蟬之蛻矣本根之木柯葉相依及其凋也亦如蝶之
褪矣寄乎寄猶之乎不寄不寄乎寄猶之乎寄暫寄為寄久寄
為寄同寄為寄異寄為寄今之所寄非復昔之所寄子之所寄
非復父之所寄自以為不寄而實則寄自以為寄而實則不寄
而不寄者終歸於寄而無乎不寄噫逆旅主人何不憚煩若是
歟然而天地亦旋轉於積氣之內而莫測其端倪莫究其歸宿
也等之蟲也等之木也

二知軒集
危言九

果之有仁若人心然千柯萬葉萌於此千思萬慮發於此然而仁有苑枯心有善惡則仁非仁則心非心則仁非初生之仁則心非本體之心初生之仁堅固飽滿本體之心渾融澄澈而剝之戕之而暴之蠹之而拘之蔽之而溺之放之於是不成其為仁於是不成其為心生機絕矣性體虧矣本根失矣天良喪矣謂仁原不同仁烏乎不同謂心原不同心烏乎不同其不同也有物焉以損其仁也其不同也有物焉以變其心也人於果尚知愛護之而弗忍損其仁奈何於己甘令縱恣之而遂爾變其心乎碩果僅存人心惟危觀物觀我禽獸幾希即心即仁即仁

即心夫亦在乎方寸之間而已

危言十

僕夫行於河干見舟子捩柁下碇而嘲之曰日未過午吾方執鞭以驅若乃畏風之顛躑躅弗前也則奚如就蕩平而避危險也與其曠日持久毋甯克期以至也舟子曰嘻子但見其逆未覩其順也明發張帆我有鴻毛之遇將軼驥足而奔騰我逸子勞我巧子拙已且無風而雨陷於泥淖轅傾轍覆不可虞耶僕夫憤然曰吾方憐若乃詛吾欺人太甚一至於斯耶因與舟子鬥停車不進岸傍觀者如堵有過客解之曰水耶陸耶各適其適臨淵有時而墜登山有時而躓故平地未嘗無風波而江

湖亦何能皆坦途也二子之業不同其罷勿爭曷若我安步徐
行不舟不車可止則止無憂無懼哉鬥者聞之相視而笑舟子
登舟僕夫亦御車以去

卮言十一

人心不同如其面天下之物無有不同者而實無有同者草之
形狀同木之花葉同鳥之毛羽同獸之蹠尾同然而草與草不
同木與木不同鳥與鳥獸與獸不同一形狀而形狀仍有不
同一花葉而花葉仍有不同一毛羽蹠尾而毛羽蹠尾仍
有不同辨其不同而轉覺其同概以為同而依然不同混而一
之固宜區而別之也類而分之乃能合而化之也即物以推諸

人即物以推諸人之面且進窺夫人之心君子與小人之心不
同君子與君子之心亦不同不同者顧必強之使同則反害於
同而終歸於不同而不同之同曷若同而不同曰將無同曰從
同是為苟同噫非大同

卮言十二

齒舌勞於口：勞於目：勞於耳：勞於鼻：勞於須眉此人
之上體也而上體之手與下體之足則皆勞於中體之腹背而
實則知覺運動五官百骸無一不勞將以為至逸者莫如心已
心莫能逸歟心至靜也而動根之心至幽也而明蘊之心至一
也而紛擾之心至虛也而實用之五官百骸無一不聽命於心

心靈體蠢心專體雜以靈攝蠢以專統雜五官百骸不勞而心則至勞也不勞其心五官百骸何異於枯木朽株何異於鈍鐵頑石然而勞得其正雖勞不勞、失其正不勞愈勞必能勞而後不勞必不勞而後能勞、其不勞不勞其勞而烏乎不勞而烏乎勞此其中有定功焉定則弗覺其勞而勞如不勞斯為能勞

卮言十三

孔雀處於籠中不飛不鳴延頸以立適梁上燕子自外歸語之曰都護何來長困於此耶雄才偉望孰則羅而致之耶豈若儂來去自由無羈無絆耶孔雀怒曰意而汝何知汝本烏衣國中

人拋故土流落江左慕王謝富貴趨之性又不耐久居援而止之而止今且入尋常百姓家矣處堂巢幕豈堪與我頡頏歟燕子啄籠喙、不已阿蘇兒在闌前助之與孔都護辯園丁不解所謂曰積雨初晴衆生若此之樂也紫卿聞之出軒而呼曰南客南客豪氣未平彼方離乳幸勿與較也又顧阿蘇叱之曰兒乃忘雪衣娘訓言恃聰慧侮客殆不可也吾儕友生各得其所既不能為冥鴻之翔又不能為黃鵠之舉請客開屏容吾對舞忘機息競於何齟齬

卮言十四

逐虎負嵎尚可搏之引虎入室奚自防之虎不受制於人、反

受制於虎實逼處此智勇俱絀欲其不遭反噬也得乎方虎之
至也初不許其入室也及虎之入也又無能使之出也鳥獸不
可與同羣狼子野心犬羊成性雖百計馴擾之亦不滿其欲乃
有時而破柙決蹠有時而搖尾帖耳人畏虎、何嘗不畏人虎
食人、何嘗不食虎人彊於虎而實則虎彊於人一虎之威十
人降之不足百人降之有餘矣百虎之威千人降之不足萬人
降之有餘矣一虎難敵百人百虎難敵萬人而烏知一虎入室
百人皆懼千人皆懼即萬人無不懼則曷不於其未入室而先
為之備也則奈何縱之既入室而一任其侮也

危言十五

麟也鳳也龍也世所不常有人所不常見者謂之靈也固宜乃
合龜而四之龜之生至夥龜之類至繁入於泥中支諸牀下不
足與麟鳳龍匹伍也以長介蟲何居曰丹甲青文負洛書以出
瑤光玉衡應星精而生伏羲造卜伯禹昆命周禮有龜人之掌
明堂重龜目之尊圖瑞表王者之德地出應天子之孝靈龜祖
先龍非庶龜比夫豈在麟鳳龍之下哉郭景純贊為神物李長
吉號為神仙孟東野之再拜方且謝元夫唐武宗之十玩勿遺
靈壽子或名督郵或呼介卿或尊之曰先生或寵之曰博士所
不解者占坼占墨占色占體殺龜而卜大非仁政聖王既奉為
四靈胡獨於龜弗珍惜之而慘屠之耶宜乎雁蕩木葉老人告

宋仁宗以長生術曰廣濟貧民禁天下捕龜能斯二者乃可語道是龜之靈不唯靈於麟鳳龍而竝靈於人、能為五總龜者蓋亦匙已

卮言十六

盲者不見天而亦知昏旦也蓋聽而知之聾者不聞雷而亦知陰晴也蓋視而知之若瘖者之不能言則以手代口躄者之不能行則以掌代足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天子人以缺陷人反自忘其缺陷而盲如弗盲聾如弗聾瘖如弗瘖躄如弗躄畧短取長以長傲短曰吾不視而能見也不聽而能聞也不言而能宣也不行而能至也究之艱於視則目蔽其明艱於聽則耳塞其

聰艱於言則口闕其音艱於行則足失其履不亦大可閔耶然而比諸善視善聽善言善行之人其心更專其思益靈其用愈巧其神彌固雖有缺陷何傷乎吾故舉盲聾瘖躄以媿夫不盲如盲不聾如聾不瘖如瘖不躄如躄者

卮言十七

蛙之鼓非鼓蚓之笛非笛蟬之琴非琴蚊之雷螢之火非雷非火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在蛙與蚓與蟬與蚊與螢懵然無知初何嘗有心肖鼓肖笛肖琴肖雷肖火而自人耳目中聽之察之則儼然鼓也則儼然笛也則儼然琴也則儼然雷也火也蠢者靈濁者清纖者宏腐者耀物之任天而動勃乎其不可遏孰教

之曰弗待教孰授之曰弗待授不學而能不思而得此化者機也必以為是鼓是笛是琴是雷是火則滯於物滯者失之必以為非鼓非笛非琴非雷非火則離乎物離者又失之入於化出於化斯神於化而終迷於化吾烏乎能測哉盍返問諸生物者

卮言十八

人不能視日但能視月視月之大小萬目不同也或曰大如缸面或曰小如盤盂月果有大小乎視之為大則大視之為小則小非月之本體也非月之真象也以泰西之所謂千里鏡者照之則異乎缸面異乎盤盂不圓而凸若浪若泡信如所見又何以運行於乾坤之內歟或曰以鏡視天河則衆星繁碎綴於碧

落不似曩所見之白氣互空也人之目與泰西之鏡所見不同鏡中之月固即目中之月而目中之月迥殊鏡中之月而此人目中之月更弗類乎彼人目中之月是目中之月鏡中之月而不得謂之天上之月也天上之月奚似天上之河奚似誰則知之而奈何憑所見以決之

卮言十九

看山宜近不宜遠不近不能得山之真形也看山又宜遠不宜近不遠不能窮山之變態也近山則山、各別遠山則山、相似今日身所到之近山與他日目所見之遠山同此山也一若近山自近山遠山自遠山不得謂近山即遠山遠山即近山然

而遠之近之者人所見之山無遠無近者天所生之山求其合
遠山近山均羅列於目前而此山為近彼山為遠豪釐不爽者
則看山弗如畫山畫山者挽底所摹曲肖乎目中所見濃皴淡
抹各盡其妙似空反實欲斷仍連尺幅千里神乎技已真形耶
變態耶開卷即了然得之瞬息之間徧游五岳勿勞登頓無事
奔波則與其門外看山孰若齋中讀畫也

卮言二十

奉三無私天地日月之外皆不得言無私風雲雷電霜露雨雪
普天之下弗獲同時徧及也以行道之人言之今日所見如此
明日再至一方問以昨日陰晴則不盡符合一若造物有私於

彼而烏能無憾於此耶欲人無憾必上蒼號召風雲雷電霜露
雨雪滿布六合廣專九有方為大公無私也然而天地不能也
然而日月亦順乎天地也觀於風雲雷電霜露雨雪之不同是
天地且有私矣是日月且有私矣補偏救弊理所固然栽培傾
覆勢所必至主宰之權衡之變通而調劑之樂歲凶年由人自
召人以為私而天地何私乎而日月何私乎而風雲雷電霜露
雨雪抑又何私乎其私也正其公也王者奉三無私蓋百無一私
也

卮言二十一

有可治之病有不可治之病可治之病由外而入不可治之病

自內而出由外入者為淫邪盜賊驅之即去逐之勿留則門戶足守也自內出者為耗損虛羸扶之勿起填之難滿則棟宇將傾也華堂巨室外觀赫然而其中罅漏破殘不一而足卒遭暴風疾雨震雷驚電有立見土崩瓦解者反不若畝宮環堵之樸陋堅固百年無恙要之病根所在平時粉飾彌縫絕無形迹一旦禍發不及旋踵而顛覆隨之吁可畏哉故多病之人反生而無病之人易死非無病也不自知其病而病則已深蓋見於外者有形之病伏於內者無形之病醫者能醫有形之病醫者安能醫無形之病曰是宜自治

危言二十二

雲笑風曰吾能出能歸不似子之一發無餘終且化為烏有也嘲雨曰子非我障空蔽日則奚由垂線翻盆天下戴子之澤而忘我之功我將訴諸昊穹箕伯歎曰子能自出歟子能自歸歟微吾引子以出導子以歸子為癡雲子為頑雲山靈且厭之矣屏翳訶曰陰霾天宇滓穢太清子未必為彼蒼所眷也有我潤物以蓋子之愆不然羲和奮鞭來逐汝何以禦之哉於是雲與風鬥雨弗得降天公憂之乃使神龍揚鬣鼓鬣而至雲將不覺從之以趨而跋扈將軍來助箕伯曰東則不敢西曰西則不敢東絮聽其擘慢聽其張斯時屏翳乘權沛然下注滂沱既足風送還山下土黔黎咸翹首而頌曰大雲之力也

危言二十三

鳥反哺羊跪乳蠱蟻有君臣鴻雁有夫婦其異於梟獍豺狼狐狸蠅蝻者物之性幾與人同而人反不如物是可羞也犬馬戀主發於至誠讀書明理者尚無其真摯能勿對之媿死耶古人欲侶魚蝦而友麋鹿其辭若曠達歟其心則憤激之甚已盈天地間皆鷄蟲也鷓蚌也虎豹鯨鯢也蟻虱蟬蠹也物與物爭人與物爭蓋無乎不爭而爭其所當爭亦爭其所不當爭而彊弱必爭衆寡必爭禍福必爭生死必爭人何殊於物哉物或勝於人哉與人為伍則物猶人與物為伍則人猶物、猶人斯物足貴人猶物斯人轉賤人將奚以自處乎物不因之有別乎

危言二十四

凡心有機凡物有機利於機亦害於機成於機亦敗於機福於機亦禍於機、之為用大矣哉以機心制機器謂不勞而逸勞於器者多矣謂不費而省費於器者多矣殫竭其聰明材力於奇技淫巧之中一器出而人爭效之效之不已復變一器以動蠱惑之覺天下萬事惟器是賴唯機是恃而以器代人以機運物無靜不動無蠢不靈無遲不速無塞不通神乎化乎敏乎妙乎而烏知為民人所怨乎而烏知為造物所忌乎而烏知為王道所弗尚而聖學所不取乎彼以為不勞不費吾則以為至勞至費也但知其利勿審其害但見其成勿思其敗但求其福

勿計其禍此泰西之所以為泰西也機器限之也機器誤之也
機器小之機器亂之也固當引以為戒而奈之何法之

危言二十五

嬰兒未能食先索乳未能言先呼父母固有之良天所命也唯
大人與赤子同其心下此皆弗能之道家言返老還童得無近
於是歟曰不然還其形還其質未還其心謂之嬰兒烏乎可或
曰有性功有命功苟致力於斯自足超凡入聖曰吾不知大學
一書之外更有所謂性功命功也童之所習至老勿忘修德入
道以此安身立命以此而乃棄其本業攻乎異端鄙夷聖賢崇
信黃老吁何慎歟自古及今蹈此弊者非庸陋之子即材智之

流方以為舍吾之所學而從事於彼長生久視他日必能操券
得之夫使人皆不死則天下從此無嬰兒已是又司造化者之
所不願也

危言二十六

許子曰臭味相投以言乎人凡物亦然犬與犬遇馬與馬遇不
能言也以鼻相嗅投則喜：則偎之伴之不投則怒：則號之
嚙之佗若鷹鷂之搏龍蛇之鬥螳之列陣蠱之爭衙大氏有所
齟齬囂然不靖而同類之相攻相噬雖禽獸蟲魚皆不免焉蒙
之所見多已方子喟然曰甚哉臭味之參差若是也一物有一
物之臭味不能盡物而齊之也一人有一人之臭味不能盡人

而合之也欲齊難齊欲合難合在人聽之在物聽之在天之生
人生物不獲使之齊使之合天亦聽之故觀物可以知人觀人
可以知我、之臭味不同乎人於人何尤人之臭味不同乎物
於物何尤夫如是則心平氣平而不平無不平此之謂不平、

卮言二十七

人死則骨朽物蛻而復生謂物勝人物殆勝人也然而物勝人
者生機不息以此物化為異物、非是物死者自死生者自生
兩不相關也物何嘗勝人哉人之勝物者身死名留骨朽而文
字不朽豈唯文字合之立德立功曰有三焉不朽者若斯之巨
物有之乎曰物亦有之凡物之得名於天地間者大莫如龍小

莫如蠶龍降雨以生人之食蠶吐絲以成人之衣人衣之食之
罔不歸功於龍推美於蠶也雖蛻猶弗蛻也物勝人未必物、
皆勝人、勝物未必人、皆勝物人與物固各有所謂不朽者
在也而豈區、生死之際云爾乎

卮言二十八

獨坐齋中聞鳥語諠譁不已竊以為必有樂乎此者鳥之樂猶
夫人也枝頭朋友儼然座上賓客蔥蘢竹樹萬綠如洗梅雨初
霽薰風徐來相與絮、聒、絲、闕、奴子厭之方欲呼園吏
下驅逐之令主人曰止、爾不知鳥之樂吾則知鳥之樂吾知
鳥之樂吾固與鳥同樂、聞鳥語不啻促鄰以接清譚也不啻

揮塵以霏玉屑也未辨其音顧解其意但領其趣遑問其辭鳥
之樂若斯洵足以破孤悶消岑寂當此長日小年攤飯乍起悅
心娛耳似轉勝於青草池塘箏琶鼓吹也惜乎尚無鳴蟬以和
之

卮言二十九

人之文章猶花之跗萼色香各別光艷不同要須獨開生面品
格始尊一花有一花之精神一花有一花之意態千葩萬蕊爭
妍鬥麗花樣愈翻愈新人之文章亦何獨不然周秦之文如梅
如蘭幽澹拔俗兩漢之文如蓮如菊清雋軼塵六朝之文如牡
丹芍藥繁穠華縟不能耐久唐宋之文如桃杏杜鵑山茶繡毬

木犀芙蓉殊形變狀皆足自豪至若離騷莊子則玉蕊瓊花世
所罕見尤為奇絕過此以往擬諸若榴卮子薔薇玫瑰月季瑞
香茉莉葵蓼亦有動人之處然而品格卑已花唯其不相似能
名於世文顧欲其相似乃得名於世耶試觀婢學夫人終之莊
嚴東施效顰偏露惡相人貴自立耳當思超越凡卉領馭羣芳
甚未可依草附木刻翠裁紅以取悅於庸夫俗子也

卮言三十

賢者沈淪一世庸愚富貴畢生凶人每享大年善士有時無後
則將曰天道不可知乎夫天道不可知而實可知也豐於此者
嗇於彼冥冥中自有權衡自有限制而默為乘除損益於其間

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知之而不能使人知之人見其遭際異乎夙昔之品詣行事或為憤懣怪詫或為咨嗟痛惜輒曰天何夢也遠觀史冊近稽當代固有指不勝屈者幾欲上啟閭闔代為鳴此不平客告主人曰天道惡善天道助惡信而有徵竊持此論久已願以質諸有道主人曰子言其變吾審其常常者有憑變者無憑而究之有憑者多無憑者少不可知而實可知也

危言三十一

有名匠人築室者匠人問曰官工歟民工歟曰官工民工曷異乎曰異甚民之工主者一官之工主者三五一人主工需吾之

費少三五人主工需吾之費多費少費多皆出之於工：奚能同有陸行呼車江行呼舟者則亦願載民不願載官曰民償吾直官不償吾直官非不償吾直有中飽者吾何樂乎載之於是車匿野外舟避蘆中如鳥雀之避鷹鷂也如犬羊之畏豺虎也官為民困乃若是歟官之前後左右皆屏障也蒙之蔽之有時甫破其蒙而蒙者又至甫祛其蔽而蔽者又來官之勢孤矣哉官之境危矣哉而不自知其孤而不自覺其危亦可哀已諺云官塘漏官馬瘦問有不漏不瘦者乎曰無有也

危言三十二

老驥伏櫪見驢轉磨而嘲曰長耳公乃勞：若是耶蒙其目無

所見聞其耳無所聞任人鞭策盤旋一室之內視吾往者騰驤
雲路馳騁天衢殆不同已驢應之曰君齒長於吾、聞千里名
駒有時局促於轅下彼太行之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者比、
皆是豈能盡遭伯樂仰天長鳴亦無知者今顧戀棧而不出駿
者失時何異於塞者不材歟驥起以蹏蹠之蹶而嘶遑郭椒丁
櫟自田間歸見之曰嘻越影超先奔濤上雲品題固兩不相下
也而今已矣蹭蹬風塵迄於垂暮之年乃以團、陳迹為口實
彼特未逢任公子耳詎可輕之世人皮相者多陳王呂江諸右
族強半皆以耳為目紛、聽其穿鼻視李伯陽所乘又將何如
遇不遇有命存焉信口揶揄殊覺無謂於是驥則嗒然神喪驢

則畏足不前咸曰桃林班特處士閱世既久善於解紛也

危言三十三

以奕喻兵邊角猶之營壘中腹猶之戰場善守為上善攻次之
置之死地而後生所謂僥倖於萬一者兵行詭道偏師制勝有
時轉弱為彊然而一著失算全局皆輸非驕即憤蒙所弗取也
是宜審地勢明道路聯接應布埋伏而要不外乎入手侵分步
步爭先能進能退使彼處、防我時覺左右受敵彼方求生之
不暇而奚能為我害耶一以當百從容暇逸堅牢不拔固若金
湯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離譜以言奕、不工泥譜以言奕、愈
不工今之治兵者誰則講孫吳韜畧誰則敵李郭勛業哉拘成

法而弗知變化忘大局而甘蹈危險勞神苦思往々一蹶而不復振已而心靈手敏者指揮如意依然羽扇綸巾風度也奕猶兵也非大將材不足以成國手也

卮言三十四

子子為蚊曩嘗見之布穀鳥吐蚤蟻亦化蚤聞其說未之見之虱以垢膩為身絮毛為腳則佛印調語解東坡少游之疑其實佛印亦不知虱所自出也虱之種至繁食人者卵生蚊善飛蚤善跳虱行甚迂蚊之市在夏與虱罕相直虱之處頭者蚤亦不得覩唯衣內禪中虱所居之地皆蚤所到之區蚤偶語虱曰爾胡不敏果腹以遭人之捫也爾胡不智聚族以待人之殲也逋

逃藪豈安樂窩耶吾之奮迅便捷百倍於爾吾不能不為爾慮虱曰先生休矣予有恒德故宅於人游相鬚經御覽琵琶嘉名錫之道君孛生登第且為之兆問客何能奚免於鴟鵂之夜撮也虱言未終蚤怒而躍去天地生三物以食人於人無大損而於物有大益以人養物么磨之尊貴乃爾而皆卒喪其軀也悲夫

卮言三十五

天下無可棄之物天下無々用之物至濁者至清至穢者至馨百畝之糞農爭蓄之以肥五穀人皆甘之蠶且采而釀蜜醫者儲諸籠中其品在牛溲馬勃上不獨此也園花畦蔬罔不需之

助艷生香培根蕃實糞之為用大矣哉自富貴以及貧賤之家
莫敢棄之也人身之物無不可寶而軀壳弗與焉化則與物俱
化曾不若臭腐之變而神奇也轉丸之蜣識其妙故得成蟬而
處溷之蛆則蚩々然無面目手足入於下流卑污特甚是蓋小
人之尤者然而火之尚可以止痢而益脾夢園子見園突抱甕
以至曰何物也突曰珍哉此汁厥號為金雖保蟲之糟粕發草
木之菁英公盍為說使彼得名

卮言三十六

木之不材可以全其天人之不材乃反賊其天木不材而本質
自固無所斲削也不材而本質已虧無所造就也木尚可安

於不材而人則烏可安於不材安於不材者人不如木矣則有
材不材之間謂可以待人自為位置者是曰中材等而上之則
美材等而下之則庸材人孰不樂為美材人孰不恥為庸材而
茲猶得為中材斯不難變化其材而奈何以不材終也材者之
異乎不材也不材者之進乎材也人苟奮勉媿厲則不下即上
材烏能以限之木之不材斷然不材人之不材猶將望其成材
則木又不如人也天之生人厚於生木而人賊之而木全之吾
為木幸吾為人危吾為木喜吾為人懼

卮言三十七

狼之貪也狐之疑也狙之詐也兔之狡也其本性也蓋生而貪

生而疑生而詐生而狡也人之貪如狼疑如狐詐如狙狡如鬼
者是本性耶非本性耶廉遇貪不敢議其貪信遇疑不敢斥其
疑忠遇詐不敢咎其詐誠遇狡不敢病其狡彼固猶夫人也人
其身而狼狐狙兔其行滿貪之量充疑之念逞詐狡之術日
以害人為事勢必有過於狼狐狙兔者人與狼狐狙兔為伍其
不變而為狼狐狙兔者有幾人哉而狼狐狙兔方且謂我不及
人之貪我不及人之疑我不及人之詐狡也久矣夫廉信忠誠
漸滅於天壤而但成其為貪疑詐狡之世界也逃之深山之中
或轉得避夫狼狐狙兔也

卮言三十八

人同戴一天人實各戴一天同戴者天之天各戴者人之天
之天普而公人之天專而當執天之天以例人之天若本無二
天執人之天以例天之天若別有一天、本一也人則二之天
視人無異人、視天無異天而人之為人合乎天則與天近悖
乎天則與天遠近者福之遠者禍之於是福人之天有禍人
之天明、二天已夫豈果有二天哉三十三天之說釋氏寓言
荒誕支離姑勿與辯人不必問天問之於已即可以信天人不
必怨天怨之於已庶轉而樂天信天者畏天樂天者達天、定
勝人、定亦勝天、主之乎人主之人主之乎天主之天自天
人自人天即人、即天、何在、心、何在、人、之心人之

天而曷異乎天之天

卮言三十九

地有厚薄自黃土搏人之後人之質有厚薄殆因地以區厚薄
與萬物生乎土人豈能異生耶出於土歸於土人之厚薄土為
之也搏人者初無心於厚之薄之也孰是說也人為造物所弄
夫亦何樂乎為人然而薄者可以轉而厚者可以轉而薄猶
之瘠者可以轉而肥者可以轉而瘠搏之薄培之仍厚搏之
厚培之奚薄試問搏人之孰則搏之試問未搏之孰則人
之人之生於父母也父母搏之也質雖超乎土而氣則應乎地
先天之有厚有薄後天之無厚無薄以後天補先天而薄者厚

以後天喪先天而厚者薄是厚者人自厚也薄者人自薄也地
之厚者減之即薄地之薄者增之即厚人亦若是焉而已

卮言四十

讀莊子竟日不解昏然掩卷思睡醒復起讀之仍不解也
既而恍然曰吾以不解之乃覺瓌瑋連犴參差詭詭雖屬謬
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然其中充實能應於化解於物
異哉宗老聃而不襲老聃莊子亦古之博大真人哉俯視惠施
則猶一蚤一蠶矣吾之不甘於為蚤為蠶而思驕禪莊子其能
免於烏鳶螻蟻之食耶其能別有所謂道術而超乎天神至聖
耶八極弗如六府六府弗如三必達生達知達命復乎蔑以加

二知車道
已伯昏瞀人之教列禦寇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奚樂乎
人之保汝也奚樂乎汝之使人保汝也巧為拙奴奚樂乎任我
以事而效我以功也知在毫毛救於蹇淺夫何取乎夫何用乎
明乎此可與解莊子



